

臨漢隱居詩話
漳南詩話

致

卷之六

臨漢隱居詩話

臨漢隱居詩話

魏 泰 道輔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
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秦國大長公主
薨帝賜挽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
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畱歌扇殘霓散舞衣霓一作霞
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
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
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爲招一作可慶自

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

空環沁

環一作還

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

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

按此條冷齋夜話述之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

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

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

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

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之木蘭廟

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
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
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
亂世人惡甚于豺虎也予觀老杜潭州詩云岸花飛
送客檣燕語畱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
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主
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怒張一作詬怒老杜最
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昭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

竹有黑點謂之班竹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爛班可愛此真班竹也韓愈曰剝苔弔班林角黍餌沈塚是也按胡仔漁隱叢話云班竹惟清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未嘗每點上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班竹極大而班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也

韓愈南溪始汎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
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
之詩略云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
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
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
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
張韓老也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
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

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

按韓集作爲君編

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

按韓

文攷異方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于貞元二十年閒攷其時非也近席氏刻昌黎詩以二語注題下竟似韓自注矣繆甚趙瞰江云開牧謂唐次忠牧李吉甫也又

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

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

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

按此是工部墓誌非論也

先杜而後李韓退之

不以爲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

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爲微之發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荅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澣拳跼梯飈飈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韓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悅無等差及贈盧仝詩云
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卽此時也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

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

水南山人今又往

按韓集作又繼往

鞍馬僕從照閭里

按集作塞

閭里

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

時事

按集作論世事

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

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

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
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
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
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
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

何等書也

按韓文攷異本云春秋三傳束高閣朱子云三方作五或作左俱非

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韓
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于酌天漿

幽至于拔鯨牙其思贖深遠宜如何而詎止于曹劉
沈宋之閒耶

孟郊詩寒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
自閒心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
疾愈響報何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
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
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

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儘有
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採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
真枉死也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
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
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
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
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
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
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
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
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
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
愬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
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

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
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全篇曰恩驅義感卽風雷
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
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隣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
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
聲此句尤閒遠也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

坐于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

曰霜筠

一作松

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捐

余而入元豐己未

按漁隱叢話作癸亥

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

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

法雲寺偶坐于僧房是時雖無霜雪而虛牕松竹皆

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牕并誦此詩公憮然曰

有是乎領首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